

昨日

植秀
◎ 著



团结出版社

昨日

植秀◎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昨日 / 植秀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26-5014-5

I . ①昨… II . ①植…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1264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54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014-5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016	第二章
038	第三章
055	第四章
075	第五章
093	第六章
114	第七章
141	第八章
172	第九章
193	第十章
212	第十一章
230	第十二章
242	第十三章

265	第十四章
299	第十五章
313	第十六章
334	第十七章
361	第十八章
380	第十九章
399	第二十章
423	第二十一章
452	第二十二章

第一章

门前的那棵毛白杨簌簌地摇摆着，这是入冬以来刮起的最大一阵风。枯黄的叶子飘落到雁媚脚下，她忧伤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动不动，手里捏着一片茉莉花叶，叔叔在屋子里低声说：“进来吧，阿媚，外面冷。”

屋里很乱，到处是散落的书页，还有一个摔破的花盆，一株茉莉花扔在地上，叔叔在整理行包，旁边还有一个叫周根青的叔叔，他曾是爸爸的同事，在帮忙清扫地面。

雁媚依然坐着，风吹乱了她的头发，齐肩的辫子也散开了，好像今天她还没有梳理头发，脸也没有洗，眼角处还有一条已干的泪痕。就这样坐着。忽然，她脸上出现了一丝微微的笑意，像是想到了什么。在即将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她就这么想起了以前来这里时的情景：

当雁媚还是五岁小女孩的时候，在一个细雨靡靡的春天，跟随父母离开上海，坐上蒸汽机火车，来到一个僻远的中部省城的一家纺织印染厂。在一个都是由普通工人居住的院子里，有一排排灰色的平房，房前都种植的毛白杨正飞着花絮，地上滚动着绒球。雁媚抱着一个漂亮的布娃娃坐在自家门前，想是昨天才离开那条铺着鹅卵石的小路旁的家和屋后面的那片小竹林，在她浅浅的记忆里，梦似的过去了。爸爸妈妈在屋里忙着收拾房间，家里的留声机传来了欢快的歌声。不一会儿，雁媚的身边围满了如她一般大小的孩子。这些孩子们看上去都有点面黄肌瘦，衣衫不整。他们好奇地看着比布娃娃还要干净漂亮的雁媚。他们中间有小兄弟、小姐妹，都是多子女的家庭里的孩子，而唯一少见的就是养尊处优的独生子。使得这群孩子羡慕不已，并开始对她的生活存有幻想。他们用那又脏又黑的小手

抚摸布娃娃，还撩动雁媚的衣裙，发现她粉色碎花布皱褶短裙下露出的是那白嫩又坚实的大腿，脚上还穿着白袜红皮鞋。

雁媚扭动着身子：“你们不要碰我，你们的手好脏。”

妈妈从屋里走过来，她是个医务工作者，优雅而美丽，白皙的手里捧了一把五颜六色的糖果，对孩子们说：“来，小朋友，吃糖。”

他们惊喜地伸出手来，雁媚坚持说：

“妈妈，他们不可以吃糖，因为他们的手太脏了。”

孩子们害羞地低下头，偷偷地看看自己的小手。忽然，一个小男孩跑开了，他机灵地跑到公用水池旁，拧开水龙头冲洗他那双之前还玩过泥巴的手，别的孩子也都跑过去了。

当糖果塞进口中时所流露出的笑容是多么的可爱和顽皮。尽管他们的牙齿因食物差而生得难看，但是他们的眼睛却因为单纯而明亮。他们把剥下的片片花花绿绿的糖纸，紧紧地捏在小手中爱不释手。雁媚满足地站在他们中间，犹如一个骄傲的公主对他们发号施令。而这些孩子就像她的臣民得到了赏赐，怀着可爱的真情，可以轮流抱抱她手中的洋娃娃。

爸爸从屋里出来，他很欣赏这一幕，女儿这么快就和这些邻居的孩子成了朋友。他抚摸着女儿的头，微笑着对孩子们说：“以后你们做游戏的时候，要叫上我家阿媚哟！”

几年前的往事，雁媚这么清晰地记着，不觉眼圈又红了起来。

叔叔兜了一个包袱从屋里出来，对雁媚说：“东西都在这里，你进去看看，还有没有要拿的。”

雁媚扒开包袱看看后，就进到屋里，从箱子里又捡了两件衣服，这是她妈妈的衣服。

叔叔问：“带它做什么？”

雁媚低着头不吭气。

平平抱着她的小弟弟朝这里走来，这个小不点还不到两岁，平平抱得很吃力。在他出生的时候，雁媚记得很清楚：那天吃过晚饭后，爸爸妈妈安静地坐在灯下看书时，平平的爸爸拘谨地敲开了她家里的门：“林医生，林医生，我女人，她，她……”

“她怎么了？”妈妈问。

“她发作了，走不成路，我想她是要……”

“要生孩子了吗？”

那天晚上，爸爸陪着妈妈为这个小不点的出生忙了一个晚上。后来，雁媚还

问过爸爸：

“平平家已经有两个弟弟了，为什么还要弟弟？”

爸爸含笑不语。

“为什么妈妈不生小孩？我还没有小弟弟呢。”

爸爸轻轻地把雁媚搂在怀里，充满深情地说：“因为妈妈不想把她的心分给那个小弟弟一半，她只想把心全部都给你。”他眼里闪着泪光，他爱妻子，爱他唯一的女儿。

雁媚抬头看着爸爸，心里蓦然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父爱。在她幼小的思想里，她忽然明白她为什么比别人家的孩子优裕得多。她有漂亮的裙子，而平平没有；她有漂亮的鞋子，她也没有；她有饼干糖果吃，她还没有；她有自己的小床和布娃娃睡在一起，而她却要跟弟弟们睡在一起拉扯被子，还要打架，她所有的很多东西她都没有。她明白了这些，便紧紧地偎依在爸爸的怀里。

而现在一切都在瞬间失去了，只有一个包袱，跟着叔叔离开这里，周根青叔叔送了他们很远很远的路，最后说了一句：就到这里了，慢慢走吧。

寒风凛冽的下午，雁媚跟着叔叔来到一个陌生的小城。这里没有宽阔的大马路，也看不到什么高楼，从一个简陋的火车站出来，就走上了一条狭窄的石子马路。一路上，叔叔面无表情，也没有说几句话。由于长期的艰辛工作和困难的生活，他那沧桑的额头上、眼角处，都刻着深深的皱纹，头发乱糟糟的还夹杂着许多白发。雁媚对这样的叔叔倍感生疏，因为他跟爸爸太有差别。以前，他很少来家里，雁媚对他的记忆很浅薄。只记得平日里，妈妈会整理出一些衣物，包成包裹让爸爸给他们寄去，这在雁媚的心里印象深刻。

走了很长的路，又绕过一道围墙，在一个开口的地方，叔叔停下了脚步。他换了一下扛包袱的姿势，对雁媚说：“我在这里上班，看货场，你婶婶也在这里干活。”

雁媚朝里看看，远处有一群人在一堆货物旁扛着大包往车厢里运。人群中也不分清是男人女人，全都穿着黑灰灰的衣服，还戴着帽子。

“走吧，你婶婶不在这里。”

拐了一个弯到了一个小杂院，里面住着几户人家，房子盖得错落不齐，在一块稍大的空地上安装了一个压井。这里没有自来水，几户人家都使用这个压井。井旁有两个女人在洗衣服，看到雁媚，她们忙停下手中的活，窃窃私语：听说这个小姑娘出身不好，父母死了。不一会儿，小院子里不知从什么角落里，一下子跑出来了八九个小孩，他们看着这个从省城里来的既哀愁又漂亮的小姑娘。

叔叔对一个瘦瘦的有八九岁模样的小女孩说：“采勤，喊着妹妹，带姐姐进屋。”说着，他径直回屋里去了。

时间抹去了雁媚对几个妹妹的记忆。采勤从小孩堆里出来，羞怯地拉起雁媚的手说：“姐姐，跟我进屋去吧。”身后还跟着两个还要小的女孩，六岁的采惠和四岁的采灵。

进到叔叔家，雁媚感到跟自己家完全不一样，屋里狭小、昏暗，又脏又乱，一个粗糙的没有上漆的柜子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张加宽的木板床几乎占据了屋子的一半，旁边还有一张小饭桌，上面都是稀饭流淌的痕迹。三个小女孩鼻涕嗒嗒，穿着雁媚曾经穿过的衣裳。之前那鲜丽的颜色，已是面目全非，她们惊喜地围在雁媚的身旁，帮她取下肩上的包袱，又搬小板凳给她坐。

在里屋，给婴儿喂奶的婶婶，嘴里嘟囔了一句，就把婴儿放到床上，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从里面出来，有好大的块头，比一般女人要高出很多，叔叔在她的身旁显得瘦小。她面有愠色，眼角处有一粒黄豆大的黑痣，流露出凶相。她也了一眼雁媚，就让雁媚对她产生了畏惧。

婶婶对丈夫吼了一声：“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

叔叔不吭声。

雁媚忽然感到很难为情。

婶婶对丈夫又说：“我回来喂奶，还要去干活。”说着，那强有力的身子，就从雁媚的面前走过。

“我一会儿还要去值夜班。”叔叔冲着她的背影说道。然后，他回过头看看雁媚，又看看自己的几个孩子，叹了一口气。

旅途的劳累，让雁媚感到很疲倦，三个妹妹却兴高采烈，叔叔没对她说什么，长期的艰辛所起的愁容，使他感到自己没有办法让雁媚过得跟她从前一样。他对大女儿采勤说：“过一会儿你把晚饭做了，让姐姐先吃，采惠别瞎跑，等一会儿小毛醒了，你看着他。”

采灵问：“我干啥？”

也许因为痛苦太多，忧愁的时间太长，叔叔没有笑容的脸说：“你跟姐姐玩吧。”说完就进到里屋去了。

晚上，雁媚与三个妹妹同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这滋味让她很不习惯。因为高兴，三个妹妹在床上又蹦又跳，被子被她们拉来拉去。闹了半天，婶婶过来吼道：“安静，安静，再闹，都给我滚。”言外之意，雁媚也听出来了。

被子又脏又臭，全是她们的口水味和尿臊气。闹过一阵后，三个妹妹都安静地睡着了，而雁媚却久久不能入睡。她感到自卑，失去了往日的一切，从此寄人

篱下：爸爸、妈妈，你们丢下我，就是让我过这样的生活吗？

早上醒来，雁媚迷迷糊糊地听到叔叔和婶婶的一番对话：

婶婶说：“你把她弄回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屋里的这群孩子你还嫌不够？”

叔叔不语，起身去到厨房，婶婶跟了过去，敲打着锅盖说：“多一个人就多一口饭，我一天到晚靠搬搬扛扛能挣几个钱？我养得了这么多人吗？”

叔叔瞪她一眼说：“几个？不就多她一个吗？一个女孩子能吃你多少饭？好了，别再说了，她不是孤儿，她也是我的孩子。”

婶婶怒气冲冲地叫道：“要气死我，要气死我。”

后来叔叔把雁媚叫到跟前说：“叔叔没有办法让你过得跟你从前一样，你也要安心地在这里住下，不好也忍着。”

雁媚轻声应道：“是。”

“婶婶就是这样，你不要在意她，有我呢。”

“我知道。”

“好。”

“叔叔，我还要上学。”雁媚说。

“哦，”叔叔问，“你念几年级？”

“五年级。”

“好，我知道了。”

雁媚感到有了希望，只要能去上学，日子就好过些。

傍晚，婶婶披着满身的灰尘，气喘吁吁地回来。一到家里，发现乱糟糟的屋子变了样，灯光也显得亮堂了，饭做好了，摆在小桌上，几个孩子都很安静地坐在雁媚的身旁，等她回家。因为这个漂亮姐姐，她们的笑一下子变得极为可爱。

她先用一种欢喜的目光看看雁媚，尔后，便收敛了表情，问：

“小毛呢？”

采勤说：“我给他喂了面糊糊，他吃了很多。”

采惠说：“我哄他睡觉，他一会儿就睡了。”

采灵说：“我要吃饼子。”

“那快吃饭吧。”婶婶一屁股坐下来，开始大口吃饭。吃过一阵后，她忽然抬起头看了雁媚好一会儿：一个在逐渐发育的女孩，皮肤光洁如脂，头发乌黑柔亮，五官端正别致，脸上却透着一种哀婉，这不像是一个小女孩所能表现出来的神情。婶婶有点嫉妒，并怀疑她不是兄嫂遗留下来的孩子，而像是寄存在人间的

仙女。再看看自己的几个黄毛丫头，瘦得可怜巴巴。嫉妒之火，慢慢地，无声无息地在婶婶的胸腔里燃烧起来，她捋了一把泛黄而没有光泽的头发，眨巴着干涩的眼睛，重重地放下手里的碗筷，起身到里屋。不一会儿，就听到小毛的哭声和婶婶的声音：“我的乖，我的乖。”

一个星期后，雁媚被一个中年男老师带到了五年级三班的教室。教室里乱哄哄的，同学们都在大声说话，没有一点学习的气氛。雁媚想：这状况跟她原来的学校一样。

老师的目光在教室里扫视了一下，对雁媚说：“先坐到后面去吧。”

一个男生嘲笑说：“瘸子那有空位。”

教室的后面一排，只坐了一个女生，座位旁还放了一根拐杖。她友好地对雁媚笑笑，挪了挪身子，让雁媚坐下来。

老师喊了几下安静，无济于事，有的在尖叫，有的在拍桌子。一个调皮的男生，朝后面投掷过来一个大纸团，正砸在那个女孩的头上，同学都大笑起来，而这个女生却表现得很坦然，让雁媚刮目相看。她瞟了一眼女生桌子上的本子，知道她叫韩玉敏。

“你家在哪里？”放学时，雁媚问。

韩玉敏笑了：“你还不知道吗？我们是住在一个院子里的。”

雁媚疑惑地问：“我已经来了好多天了，怎么没有看到你？”

“我很少在外面，我们家就挨着你们家。那天下午你刚来的时候，我从我家的窗口看到了你。你又干净又漂亮，像是书中描写的女孩子，后来我又从窗口好多次地看到你在井边洗衣服、洗碗，我很想跑过去跟你打招呼，跟你认识，跟你谈话，跟你一起玩。可是，我不敢，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我怕你瞧不起我。”

雁媚紧紧挽住她：“我不会那样子。”

“这就好了，奶奶也会高兴的。”

雁媚奇怪地问：“你看过很多书吗？”

“哦。”

叔叔家所居住的地方，通常被叫作小杂院，居住的几户人家，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生活的来源都是靠艰苦的体力劳动所得，并收入甚微。有修鞋补锅的，有搬运货物的，还有砌墙修屋顶的。玉敏家就挨着叔叔家，两家简陋的房子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她父亲是一个搬运工，每天天不亮就拉着板车出去了，到晚上才回家。每天都是拉石子、砖块或者木头之类的东西。玉敏的妈妈，在她一岁的时候就得了病死了，她有两个哥哥。可想而知，这个没有妈妈的家里该是多么艰

难。幸好乡下的奶奶来到这里，用她硬朗的身子，撑起这个不幸的家庭。玉敏的两个哥哥大伟和小伟，都已辍学在外面游荡，有时几天不回家，有时又几天不出门。因为生性粗野，同院子里的小孩都怕他们，对玉敏也不敢欺负，甚至连瘸子也避讳不说，就是怕他们挥拳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玉敏和奶奶相依为命。

星期五的下午，是学校老师专门的学习时间。不用去上课，家里就有一大堆活要做。雁媚跟童话里的灰姑娘一样，要收拾屋子，做煤球，还要烧水给三个妹妹洗头，换洗衣服。忙碌中，她很想有空余的时间，去找玉敏聊一聊，也很想知道玉敏都看了什么书。就在她到井旁洗衣服的时候，玉敏从窗口探出头让她过去。

玉敏偎依在床上在编织毛袜，膝上还放着一本书，奶奶坐在她的身旁，看到雁媚高兴地说：“你过来跟玉敏玩真好。”

奶奶六十多岁，身体很硬朗，布满皱纹的脸显得非常慈祥，和蔼可亲。她操持家务，疼爱玉敏，把她当公主一样娇惯。在贫穷的家里，玉敏享受着贵人一样的生活。

奶奶从炉子上拿了一块烤红薯让雁媚吃，并笑眯眯地说：“吃吧，你这样看得起我家玉敏，我很高兴，以后你要多来玩，玉敏很喜欢你。”

“奶奶，我跟玉敏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太好了，这样我就放心了，玉敏有了朋友就不会孤单，上学就有伴了。”

玉敏说：“奶奶，我们还是同桌。”

“好，好，你们好好聊吧。”奶奶高兴地出去了。

片刻，雁媚问：“你的腿怎么了？”

“听我奶奶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害病死了，我也得了一场病就成这样了。”

“是小儿麻痹症吗？”

玉敏点点头

“你很早就没有妈妈了？”

“是啊，是奶奶把我养大的。你呢？”

“我什么都没有了。”雁媚不禁拿出手帕遮住眼睛哭泣起来。

玉敏安慰说：“不要难过，还有我们呢。”

雁媚稍微平静了，她拿起玉敏身旁的书看看，那是一本很破的书，没有书皮，里面也是断断续续的：“这是什么书？”

“不知道，你把床下的箱子拉出来。”

箱子里面满满的都是书，很破旧，还泛着黄。

雁媚惊讶地问：“这些书都是从哪里来的？”

玉敏小声说：“是我哥哥他们从废品站里偷出来的。虽然他们不爱看书，却

拿给我看。这些连书名都没有的旧书，我非常喜欢读。”

雁媚拿出一本书轻轻地翻开，这每一张每一页上的文字、诗句，都给过她心灵的滋润和熏陶，使她比别的孩子更早更优越地享受到智慧、仁爱，以及受到的文明教育。因为爸爸妈妈总是在宁静的时候看书。

突然，一个粗暴的声音在喊：“雁媚，雁媚，死丫头，死哪儿去了？”

雁媚慌忙把书放到箱子里：“是我婶婶在叫我。”

婶婶双手叉腰，当着三个女儿的面毫不留情地怒骂起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去她家干什么？你不知道她们家里有两个像流氓一样的浑小子？你是缺心眼，还是没长脑子？你把衣服扔到井边就不管了，连晚饭也不做，你以为我辛苦挣钱是供你白吃饭吗？他们家，一个瘸子，两个流氓，上次因为一根木头，那两个流氓还跟我打架。我跟他们做仇人，你却去讨好他们，你难道不知道在吃谁的饭吗？”婶婶骂得气喘吁吁，唾沫飞溅，三个妹妹吓得不敢吱声，小毛在里面的床上哇哇哭。

叔叔下班回家，看到几个孩子傻愣愣地站着就问：“怎么了？”

采惠说：“妈妈在骂姐姐。”

雁媚一声不响，就到厨房去了。

叔叔进到里屋，不高兴地对婶婶责备说：“你怎么又骂阿媚？”

婶婶挑着眉毛说：“我不骂她？她跑到人家家里去，把衣服丢在井边不洗，饭也不做，这样下去还了得，让我养她还伺候她？”

叔叔不吭气。

婶婶又说：“你还是想办法把她弄走，我的孩子再多我不嫌，我就是多嫌她。”

叔叔仍不吭气。

晚上，借着淡淡的星光，雁媚在井边洗衣服。天很冷，盆子里的水冰凉，她的小手都有点冻僵了。她哈了一口气暖暖手，一抬头正看见玉敏家亮着灯的窗口映出玉敏坐在温暖的被窝里看书的身影。她一直都想着那箱子里的书，她多么渴望能读到它，她已感到生活的贫乏会使心灵空虚，她需要得到精神的营养，她要从书中获得有意义的东西而让自己坚强。在艰难的生活里，如果不能坚强就会被击垮，她不能趴下。在她柔弱的躯体内有一颗不屈不挠的心，为了父母的灵魂，她也要坚强的站立。

她把盆子里的水倒掉，压出暖和的水，压井的铁柄冰冷得钻心，她搓了搓手。这时，一个大男孩，不声不响地走过来，夺过她手中的压杆，让雁媚吓了一跳。

男孩说：“我是玉敏的大哥大伟，是她叫我过来帮你压水的。你洗吧，我给

你压水。”

雁媚吓得不敢抬头，婶婶总骂他们是流氓、浑小子。而且，他常常几天都不回家，因而使人怀疑他在外面的活动。可听他说话并不像婶婶骂的那样可怕。

大伟又说：“听玉敏说你跟她是好朋友，我很高兴。我妹妹太可怜，她的腿不好。以后，你要多关心她。”

“是。”雁媚慢慢抬起头看看他，感觉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玉敏没有同学跟她玩，她很孤单，希望你有空的时候常到家里来跟她玩。”

雁媚低着头轻声应道：“嗯。”

“如果谁欺负你们，玉敏不说你告诉我，我和小伟去揍扁他。”他情绪激动带点野蛮，用他平日里惯用的语言。而玉敏在外受了欺辱也从不向哥哥告状，就是怕他们打架惹是非，玉敏是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啊。

一天晚上，寂静的小院子里突然响起了吼叫声、尖叫声，还有刺耳的警笛声，那情景让人害怕。

原先的那口压井已改装成自来水，在水池旁围满了人，婶婶夹在中间在看热闹。

雁媚在帮采惠、采灵洗脸洗脚，还要洗换下来的衣服、袜子，最后还要和面、切菜，准备明天早上的饭菜，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她在这个家里，像个受使唤的丫头，已是婶婶的正当理由。

已经四岁的小毛嚷着要到外面去，采勤唬他说：“外面黑黑的在抓坏人，你出去也会抓你的。”吓得他哇哇哭起来。

等外面稍微平静了，婶婶才回到屋里来，一进门就大声说：“看吧，这就是报应，那两个混蛋终于给抓走了。”她幸灾乐祸了。

雁媚心里很紧张，不敢问婶婶，知道这样只会自讨没趣。

采勤问：“妈妈，他们为什么抓大伟和小伟？”

婶婶得意地说：“那两个混蛋早就该抓走了，整天不干好事，又偷又抢又打人，这回是又偷了东西被抓走了。”

遭受这样的打击，玉敏一下子瘫在床上几乎下不了床，学校也去不了了。

雁媚去水池旁洗衣服，奶奶拎着水桶过来，她一下子苍老了很多，看到雁媚，她神情阴郁地说：“为哥哥的事，玉敏难过死了。”

雁媚低声说：“奶奶，我也很难过。”

“玉敏一个劲地在责怪自己，说是她害了两个哥哥。”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奶奶叹了口气说：“你不知道，他们是想给玉敏做个轮椅，每天看到你搀扶

玉敏去上学，心里可能过意不去。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怎么会去偷呢？”

看着伤心的奶奶，雁媚不知如何来安慰她，发生这样的事对谁都是伤害。

奶奶擦了擦泪又说：“玉敏担心你会把她的哥哥看成是坏人而不再理她。”

“奶奶，我不会这样的。”

奶奶放心地点点头，颤悠悠地拎着水桶走了。

望着奶奶哀愁的背影，雁媚爱莫能助，只能在婶婶的责骂中，依然走到玉敏的身旁去关怀她。

中学毕业后，婶婶强烈反对雁媚继续念高中。雁媚迫于无奈，在家里极其乏味地待了半年时间。在她不到十七岁的时候，风起云涌后的一个稍微镇定的年底，婶婶带着五岁的小毛，回乡下娘家去看孩子的姥姥。临走时，婶婶还对叔叔说，打算把老人家接过来。

采勤、采惠、采灵也都长大了，她们不再依赖姐姐而有了自己的伙伴。雁媚在做完家务后，就有很多轻松自由的时间去找玉敏，陪她一起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奶奶把炉子拎到屋子中间，上面烧着热水，炉边烤着红薯。有时，奶奶还会煮上一锅玉米面粥让她们喝。两个姑娘跟奶奶在一起感到快乐。她们看书，讨论，还跟奶奶学做针线活，平静而温暖。玉敏担忧地说：“这么冷的天，不知道哥哥他们在牢里怎么样？那里一定很冷，日子也会很难熬。”

雁媚安慰说：“他们好好劳动，改造好了就会很快放回来的。”她把目光从炉火处投向窗外，忧伤地又说，“我想，牢狱还不可怕，起码生命还在，如果没有了生命，那就是一辈子的牢狱。能有等待的机会就是希望，等上一年、两年、五年，总会等到他们回来的。”

“可是，这个等待对我们多么煎熬。”玉敏难过起来，觉得都是自己不好。

奶奶撩起衣角擦了擦眼泪，想起牢里的孩子，心里也是舍不得。她挺了挺腰，给炉子添了一铲煤。在微微的火光中，雁媚注视着坚强的奶奶，心里崇敬不已。

就这样，雁媚在叔叔家忍辱负重地度过了五年的时光。在无情、冰冷、迷茫和困顿中，她感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对她完全的恶意，她获得了真诚的财富，她得到了奶奶和玉敏的关怀，还有就是从那箱旧书里获得的教义。

一天，在接近傍晚的时候，婶婶领着小毛从娘家回来，她肩扛一个大包，刚进门就喊：“快来帮我一下。”

“妈妈回来了。”采惠、采灵高兴地迎上去，雁媚也急忙从厨房里出来，接过婶婶卸下来的沉甸甸的包袱。婶婶拍了拍那一贯承重的肩膀，结实而宽厚。她瞥了雁媚一眼说：“拿到厨房去，都是一些萝卜白菜。”说着也跟到了厨房，伸

头看到案板上是一坨白面团，瞬间就勃然大叫，“我不在家你们尽吃白面，怎么不掺杂粮？”

雁媚说：“中午是采勤和的面。”

“你有理了是吗？中午让采勤和面，你在干什么？我不在家里你们天天吃白面，是想天天过年吗？”

“没有，婶婶，就今天，采勤说她很想吃白面馍。”

“你什么时候学会狡辩了？我不在家就是你当家吗？”

“不是的，婶婶，我没有狡辩。”

婶婶怀疑地看了看又问：“采勤呢？”

采惠说：“她去领票了，”

“你爸呢？上夜班去了吗？”

“没有，他今天是白班。”

一会儿，采勤回来了，看到妈妈惊喜地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姥姥没有跟你一起来吗？”

“她都卧床不起了。”

“她怎么会卧床不起？”

婶婶心烦地摆摆手问：“票都领回来了？”

“是。”她把一沓票证交给妈妈说，“我排了一下午队，把粮票、油票、布票、煤票还有糖票、肉票、豆腐票统统都领回来了。”她一副能干的表情。

“那是谁的？”婶婶看到她手上还有一沓票。

“是玉敏姐家的，姐姐让我也帮着领回来。”

婶婶冲着雁媚骂道：“贱货，还真会做好人去讨好他们家，你自己怎么不去排队呢？我总告诉你别去理他们，他们家有两个吃牢饭的混蛋，人家躲还躲不及，你是不懂还是装懂？我看我也是管不了你了，你长大了，你想咋样就咋样吧。”

采勤白了妈妈一眼，她对妈妈这样的态度很不高兴。

总是在婶婶骂雁媚的时候，几个妹妹都会乖乖地不吭气。她们习惯了这样的骂声，习惯了妈妈不近情理的乖张，也习惯了姐姐对这样的骂声所表现出来的忍耐。她们不会因为妈妈骂姐姐而讨厌姐姐，而是更喜欢姐姐的沉静和美丽。

采勤悄悄对雁媚说：“姐姐，我去把票证送给玉敏姐家。”

“好。”

“要是妈妈不骂姐姐就好了。”她从心里舍不得姐姐在家里这样受委屈。

一锅雪白的馒头蒸好了，屋里弥漫着浓重的香味，激发了大家难以抑制的食欲。三个妹妹都听了姐姐的话，渴望又急切地等爸爸回家，望着门口，却又不甘

心地看着特殊的小毛，那样霸气地拿着大馒头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叔叔下班后去了趟汽车站，这几天他都这样，因为他想，他的女人带着孩子也该从娘家回来了，他很固执地等到最后一班车，才悻悻地回来。

那筐馒头，飘着淡淡的热气摆在孩子们的面前，像一顿丰盛的晚餐，让人瞧着都欢喜。能这样享受一次白面馍，对大家来说就是难得的满足和幸福。而在婶婶的眼里，就像割了她身上的一块肉一样痛。她吝啬、尖酸、刻薄，坐在一个矮凳上，目光怀疑地看着一直都静静地坐在孩子们当中的雁媚。她有奇怪的想法，怀疑上天使了什么样的魔法，能让她在逆境中出落得如百合和明珠一样。她怀有妒意，心中升腾起妒火。她不会去想，雁媚的天生丽质是出自她父母的血体，本性善良是她父母教育给她的一种品质，忍辱负重是她在困境中磨砺出的一种性格，而一味地猜测雁媚一定是把家里最好吃的食物都偷吃了。她疑神疑鬼地看着那筐飘香的馒头，又跑去看看米缸、面缸，冥顽不化地起着疑心问：

“馍都在这里吗？”

“都在。”雁媚说。

婶婶抓起一个馒头大口吃起来，正巧丈夫回来了，她用填满嘴的声音大声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叔叔慢腾腾地说：“我去车站接你，不知道你已经回家了。”

晚上睡觉时，婶婶坐在床沿上有不安的情绪，她似乎想对丈夫说什么，犹豫了一下，叔叔却问：“你不是要把岳母接过来吗？”

“她没法来了。”

“怎么？”

“跌了一跤，卧床不起了。”

“怎么又摔了？”

婶婶气愤地说：“我弟媳真坏，对我娘太狠了。前些时，我娘得病发高烧，他们不送去乡卫生院吃药，反而这大冷的天，让她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柴火屋里，半夜起来解手给绊了一跤，腿摔断了，现在躺在床上是动也动不了。我去看她时，那泪一直流不停。我去找弟媳评理，她蛮不讲理地跟我叫喊说：你对她好你把她弄走。我一听就来气，对二奎发了火。这个孬种说：他们对老娘伺候得比大奎好。两个不孝的孬种，都是忘恩负义的东西。”

叔叔说：“让孩子他舅想办法弄来吧，家里挤一挤也住得下。”

“怎么挤得下？房子这么小，人口这么多。再说，我娘也动不了。”她挪了一下身子，凑近丈夫说，“你说，雁媚她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